

10-02

邵邑文史資料

卷之二

第二輯



# 邳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卷之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月

献给邳县文史资料发刊

血染运水，英烈千古，  
今日胜利，来之不易。

后来居上，温故创新，  
团结奋斗，振兴中华。

张云榭

一九八四、

作者简介

张云榭同志，山东省邹平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曾任第五战区总工会筹备会秘书长，陇海南进支队参议，鲁南第一行署民政科长，郯城县长，滨海专署办公室主任，临沭县长，临沂县长，新海连副专员，连云港市市长。全国解放后曾任临沂地区专员，山东省交通厅、司法厅副厅长等职，1982年在济南离休。

# 目 录

革命回忆录	铁窗风雨.....	吴振东 (1)
	访钟辉将军.....	王晓群 (9)
	果益斋	
	——抗日时期邵南民主人士.....	李清溪 (14)
	我的母校	
——敌后联中.....	施瑞修 (20)	
邵南公学简介.....	李觉民 (27)	
历史真相	黄伯韬尸体偷运始末.....	张士伦 (31)
	解放前国民党邵县派别斗争.....	老拙 (46)
	辛亥革命时期邵县烈士史略.....	戴启汉 (62)
	念绮云.....	张锡三 (65)
	徐林侠烈士传略.....	宋振西 (77)
悼念先烈	回忆我的小伙伴	
	——小萝卜头.....	李碧涛 (90)
	关于李超时同志的回忆.....	吕继英 (96)
	回忆我的伯父董秀生烈士.....	董汉民 (99)
	革命英模	
小五姐斗争史迹.....	岔河乡政府 (105)	
英勇克复邵县城.....	钟辉 (108)	
战斗在敌人心脏.....	丁如浩 (110)	
银洋三千.....	张树民 (115)	

<b>雄</b>	悲歌上刑场.....	光军 (121)
<b>谱</b>	父子殉难.....	刘学继 刘学松 (126)
	活捉日本小伍长.....	燕子埠乡史办公室 (130)
风物总是家乡好		
<b>人</b>	——介绍台湾著名诗人舒兰.....	王树强 (134)
<b>物</b>	乡情绵绵有尽期.....	竹兰 (139)
<b>春</b>	读书为明道，岂在擢青紫	
<b>秋</b>	——介绍张文醇和他的《冷翠轩诗草》	
	.....	余鉴方 戴启汉 (142)
	评陈铎的《滑稽余韵》.....	戴启汉 (155)
	洪秀全的祖籍.....	徐州史话 (161)
邳县历届政协组织情况..... 王绪华 (162)		
<b>历</b>	邳县水泥厂发展史.....	水泥厂办公室 (166)
<b>史</b>	邳县基督教简介.....	杨宗芬 (173)
<b>足</b>	邳县由来.....	陈百楼 (176)
<b>迹</b>	古老文明的县城.....	徐州史话 (179)
	邳县水杉.....	华自福 (182)
	古代文人咏邳诗.....	岂寒素心 (190)
<b>邳县</b>	驰名千里的八义集豆腐乳.....	刘树靖 (195)
<b>特产</b>		

# 铁 窗 风 雨

吴 振 东

作者简介：吴振东同志，69岁，山东省苍山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1944年任山东省兰陵县新兴区区长，1945年任新兴区委书记，1949年任兰陵县组织部长，1952年任兰陵县委副书记兼县长。

1980年政协恢复工作后，任政协邳县第六届委员会主席。

1983年在邳县离休。

我是苍山县新兴公社人，我的家乡下湖也是消灭国民党快速纵队26师的地方。

我家在下湖村，为什么叫下湖呢？一是地洼，二是荒地多，十年九歉，灾害连年。

那时村里有“三多”：一、逃荒要饭的多，二、借高利贷的多，三、娶不着媳妇的多。这还是正常年头，要是遇到灾年，还有“两光”：春天村叶子吃光，湖里的野菜挖光。要是没

有这样一个天然大菜园，俺们穷人饿死的就更多啦。当时人民啼饥号寒，乱兵土匪遍地，土匪少的二、三十人一伙，一般的二、三百人一伙，最多的都到二、三千人一伙。距俺庄七里路的小寨，有个土匪头子王学理就有一、二千人。这些土匪是公开的抢，走到哪，抢到哪，吃到哪，真是穷人怕饿死，中农怕捐税，地主怕土匪，就没有好过的人家。

一九三八年，鬼子侵占我的家乡，所到之处，一律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从此人民就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三八年四月份，鬼子兵从临沂开往兰陵，庄上人看了，都不知奔哪跑，后来跑到南湖赵家林，鬼子围上来把我们堵住了。一个鬼子窜上来，从身上到脚下挨个翻，一连翻了四、五个人，翻到我村的黄玉九身上，翻上翻下，都没有翻到东西，又把他的手看了一阵以后，喝了声：“你的毛猴子！”（指八路军）上去一刺刀把黄玉九刺倒，另一个鬼子又是一刺刀，其实，乡亲们都知道，黄玉九是个青年学生，可是谁也不敢开口，玉九就当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我当时距离玉九有一二十米，看到鬼子杀害黄玉九，心里话：“这回肯定也得照样惨死了。”后来，鬼子又来翻我，把我身上翻了一阵子，看了一阵子，见我手上老茧不少，才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踢了一脚过去了。回家后不久，附近一个村子王庄又被烧，大火着了三天三夜，地主的粮仓里，十多天后还冒黑烟。

看看鬼子干的这些坏事，哪还有人过的日子，青年人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呢？回家后，我整天整夜的睡不着觉，当

时心里好象觉着走投无路。我们村的几个年青人，几番争论，几番比较，最后决定参加王湘南队伍打鬼子去，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我们七个人买了七棵土枪，就参加了王湘南抗日游击队。后来，又分派我们回到家乡，组织地下小组活动。我们怀着满腔热忱，积极投入搞情报、送消息、建组织、串联防、打土匪、保家乡等活动，明争暗斗，针锋相对，给日伪势力以致命打击。

其间，为帮助转移王湘南家属吴振兰同志，更使我终生难忘。一九四〇年九月份，鬼子、汉奸、特务还有警察所和维持会等，这些坏蛋到处搜捕我们抗日家属。这时，一大队王湘南的家属吴振兰，带着三个孩子，由新庄转移到敌占区下湖，住在黄瑞兴家。住了不到两个月，特务就知道了，准备到下湖来搜捕。十月十日上午东南响，一大队的政治交通员杨振生同志到我家，他说：“得到一个可靠情报，尚岩沟西警察所和宪兵队的特务，明天要上你村搜捕大队长的家属吴振兰同志，你要马上把她娘四个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我说：“振生同志，你回去告诉大队部的领导放心，别说吴振兰是我姐姐，就是普通抗战家属，保证在这里平安，我不管死活也要确保他们的安全，我马上就把她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夜里十二点，我背着王湘南的三孩小刘，就把吴振兰一家人送到王家艾曲。第二天早上，五十多个敌人分两路扑进了庄，一路扑到我家，一路扑到黄瑞兴家。进门就到处搜，什么地方都搜遍了，也没搜出什么，把我的粮食、衣服全抢光，找一辆牛车拉走了。到黄瑞兴家没有找着吴振兰一家，

就把黄瑞兴的母亲捕着，当场打的死去活来，问王湘南的家属上哪去了，黄大娘说：“不知道。”敌人气势汹汹的又搜了几十家，什么也没翻着。就把村长的家属逮去了，和黄大娘一起关进了警察所。因为没有捕着我和吴振兰，敌人是很不甘心的。过了五、六天，我想庄上好没有事了，听说敌人捕去两个人，为了我，把他们两个捕去坐牢，我想来想去，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们营救出来。

回家以后，找村长黄玉中，商量营救办法，我们俩正在村长家议论着，便衣特务一下子闯进了门，我刚站起来，他们就窜上来，把俺两人胳膊朝后一拧，用绳子把我们给绑了起来，问：“王湘南家属叫你给送哪去了？”“我不知道。”

“你在八路军弄来的枪呢？”我说：“枪人家还不够用的，哪有多的枪给我。”“听说你是共产党？”我说：“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的，我不知道。”这时一个特务喝令几个狗腿子：“把他给我弄到东屋去！”就把我拽到东屋，吊在梁头上，上下来回的拉，还是问我那几句话，我一口咬定：“不知道！”“你是不打不招！”就把我拖到大街上，吊在万明之的大树上，刚拉到半空，绳子一下挣断了，把我摔在地上，半天不能动。他们又找一根粗绳，这回拉有三米多高，上来下去的拽，又用皮鞭左右来回的抽，一鞭下去就是一道血痕子！一连打了十几鞭子，放下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过了半天才知道疼，我才醒过来。庄上有黄玉才找了十几个人，又找了一个地主，一共找了十四、五个人，去给他们磕头，说：“吴振东是好人，你们不要打他，咱庄上没有比他再老实的了。”又送给这三个特务二百块钱，这时他们才

把我弄到警察所，把我关进一个潮湿的小屋里，这天我是什么也不能吃。到了第二天，两个坏蛋拉我去过堂。一个是警察所长刘德会，一个姓金。所长问：“你通八路了吗？”我说：“我不知道。”“是你把抗日大队长王湘南的家属送走的？”我说：“不知道。”“你得把你们的枪交出来！”我说：“没枪，八路军枪都不够用，他们哪有枪给我呢？”“你们共产党喜欢硬，你还是少吃那皮肉苦吧。”“没有的事情我不能乱说。”刘德会和姓金的大声喊：“来人！”一下子进来四个人，把我按倒，跪在砖头上，一边两个人用杠子压腿弯，连上四个来回，觉着一阵头昏，以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第二天凌晨，就觉得周身疼痛，我想了一阵子，才知道昨天受刑了。过了四天，又过第二堂，把我吊在牛车上，上下来回的拉，又问我那几句话，我还是不知道。又过了两天，我还是一问三不知。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把我送临沂。他们把我抬在用牛拉的木车上，用笼子给笼上，不要人看见，有十二个敌人押送，在路上走了两天，到临沂是十月二十八或二十九，到了临沂就把我关进监狱。这个监狱关有300多囚犯，夜里睡觉，头都顶着屎尿罐子，夜里起来都在屋子里大小便。过了三天以后，又过堂，承审问我：“八路军王湘南的家属是你送走的吧？”“我不知道。”“八路军给你们的枪你都弄哪去了？”“八路军哪来的枪给我？”“你是共产党员吧？”“什么共产党我不知道。”我一不知道，二不知道，可把他们给气炸了。他们气势汹汹把我按倒，灌了两盆辣椒汤，我肚子涨得象鼓似的。最后又给我上了压杠，两个人撬着嘴，两个人硬灌，四个人又灌了两洋铁壶，就再也灌

不下去了，上来一个人在我身上连踢带踹，当时我两头都朝外窜水，接着又上来一个人，这回我又死过去了。第二天，一个不认识的人说：“老吴，昨天你过堂怪厉害。”我说：“开始我还知道，后来我就不知道了。”第二天，我要拉屎，自己不能走，这时又是那个不认识的同志架我到厕所，放风的那一会，敌人也就不跟着了，他靠到我跟前说：“你可要好好保重啊！”我想这同志我不认识，这是谁呢？后来经庞保山（地下党员）介绍，才知道他叫岳秀中，是地下党员。他说：“敌人太凶残，无论如何要坚持住！”我说：“好！死也不能说。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在监狱与敌人斗！”我们三个人，你鼓励我，我鼓励你，互相关心，互相支持。

我一共过了四堂，最后一堂，我又愤填膺，泼口大骂：“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为鬼子卖命，来害中国人，我没有的事情你们非让我说不行，我没有这事怎么承认呢？你们这些卖国贼，究竟能有什么好下场？”审问我的人是个结巴，我越骂，他就越气，越气越“吃吃”地说不出话来，我就借这个机会使劲骂他们，坏蛋气得眼睁多大，大声喊：“来……来人，给我打，吊起来狠打！”喊了半天，伪军们都不上，因为他们有的是穷苦人，听我骂得有理，都不愿意上来打我。坏蛋气得骂这些当兵的：“你……你们吃我的，喝我的，我现在说话你们都不不……不听了。”他连喊几遍，这些人就是不上去，末了他也没办法，就叫把我拉回去，明天就枪毙。过了第四堂不久，我就病了，过堂我死过去三次，现在又生了发汗病，前后十三天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光喝点水，有时庞保山同志弄点小米汤给我喝。因为我不能走动，

放风、抗寒都在屋里。庞保山看我这样就说：“你这怎么弄，眼看着你快完了。”我说：“保山，不要紧，这个病光是淌汗，有一口气，我也要堅持与敌人、与疾病作斗争，你别害怕。”庞保山哭了，他是怕我死了。到了十四天，还是不能吃饭。外面说苏广才来保我，几个人把我架起来抬到狱门跟前和他说句话。他说：“振东你怎么变成这样的？”我说：“有病，不要紧。”他说：“我是来保你的，你在这要好好养病。”当时他给我十块钱，有这十块钱就不怕了，因为监狱里什么人都有。有一个被送来的老中医大约50多岁，庞保山就去找他，说：“有个姓吴的，名叫吴振东，他有病，你给看看行吧？”他说：“你叫他到这来。”我到他那里，他摸了摸我的脉搏，说：“不要紧，你这是汗病，不要害怕！我给你开个药单，你去抓两付药，两天吃两付准好。”两付药吃完以后，汗果然出来了，病也果真的好了，接着就想吃饭了。十几天以后自己也能动了，最后他们审定我为政治嫌疑犯，要充军到东北满州。四〇年底，鲁南区党委敌工部股长何为石，边区一大队长王湘南，政委刘登远三人研究：在吴振东发走之前，无论如何也得把他救出来。因吴振东所在村庄地处鲁南前哨，徐临公路边沿，地理位置和对敌斗争都是极为重要的。研究决定派金益山去执行营救任务。金益山以伪区长的合法身份出面。

金益山通过亲戚关系找了临沂县伪县长吴志清。吴志清问明情况后，又写信找了监狱负责人张品三。张品三一看县长亲笔信，也愿全力帮助，但案件当时已经定了，他说：“你来晚了，吴振东已经定了，再过四、五天他就要到东北

干苦力去了。”金益山一听，坏了，赶忙给师娘见礼，请师娘想方设法帮忙。小夫人一转脸就说张品三：“你真没本事，没有用，判了，你不能给换个人顶上。”好，一句话把张品三提醒了，连忙说：“还可以。”这样，就同意了小夫人的意见，转脸对金益山说：“你回去找一个村长，一个农民，来画押作保吧。”金益山一听喜出望外，转身就回去了。一路走着想着，心里话：“这不坏了吗？从临沂到家一百三十多里路，我一个往返就四、五天，夜长梦多，等回来那充军的早就走了，岂不误了大事？”思来想去，当晚没敢走，就在城里一个熟悉客栈住下了。第二天，就在城里找了个老乡岳秀山充村长，两块钱找一个店里挑水的曹瘸子当农民，到监狱里作保画押，把我领回店里。金益山说：“我今儿要把你领回去，尚岩沟西的鬼子要是知道了，我的命难保，你的命也难保，就连我全家也得被他们杀光。你先在这店里住一个月，休养休养，我走后，不久就会找别人来带你。”过了一个来月，来人把我领走。到了四一年三月初，我又回到下湖老家。

从逮捕入狱到出狱回家，前后共四个多月，血雨腥风，真是历尽人间艰辛。感谢党和组织，为营救我出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为党的事业拼搏到底！四月初，身体元气基本恢复，在时不我待的紧迫形势下，我又重新走上光辉的革命大道。

## 访 钟 辉 将 军

王 晓 祥

抗日战争初期，钟辉同志组建、指挥的陇海游击支队，在苏北、鲁南一带，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神出鬼没，东挡西除。日寇、伪军闻而胆寒。支队所向披靡，为开辟苏鲁交界的革命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钟辉同志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今天，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还能讲述他当年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为了整理好陇海游正支队当年活动的历史，八〇年五月，我随邳县、铜山、睢宁三县编写县志的同志们，到北京去访问闻名已久的钟辉将军。

见到钟辉同志之前，他的形象总在我脑海里悬示。依据他当年戎马疆场、叱咤风云、勇猛拼杀的传奇故事，我总觉得他是一个粗眉、大眼、络腮胡、胖大个、声如洪钟，鲁智深式的人物。心想，访问这样的将军，要多加小心，弄不好准会挨一顿的。

座谈会在中组部小会议室举行，栗培元同志告诉我们，钟司令准时来参加座谈会。我眼瞅着招待所的大门，寻思

看，现任高炮副政委的钟辉，马上就要见到了。

汽笛声声，栗老告诉我们说：钟辉同志到了。大家一起迎了出去。这时，一位身材稍高、平顶头、头发已经全白、脸部略显清瘦、二目炯炯的老军人映入我的眼帘。普通军服已经褪色，布履丝袜，笑容可掬。当年在他指挥下作战现已是军级的干部，都举手向他敬礼。他微笑着还礼，和大家一一握手。这短短的几分钟，我思绪奔腾，见到的钟辉同志，却大有儒将之风。也许，由于他的态度安详，我的心情也随之平静了。

尽管钟辉同志一再推让，但大家还是请他先发言。回忆，把他带到了烽火连天的岁月，他的声音虽然平和，但是听得出来，他是满含感情的。从支队的组建、发展，一直到南下，他都作了详细介绍。一些扣人心弦的战斗故事，有时听得我忘记了记录。他的语言，明白晓畅，朴素动人。“一柱天南北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我默诵着陈老总的诗句，对眼前的钟辉同志，敬意从心底油然而生。

钟辉同志对陇海游击队当年的活动，作了三点总结。他强调，支队能取得一些胜利，首先应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抗日战争，是全民战争。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对敌，一切胜利，应归功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其次，军队的军纪好，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取得群众的信任。他特别提到三九年在邳县沟上除夕之夜的情景，的确感人至深。

支队于三九年冬组建，第一仗是消灭运河北岸老滩上的伪军。支队夜间轻装前进，当时大雪弥漫，正是歼敌的良机。

半夜时分，赶到老滩上。那些伪军做梦也没有想到支队能如此迅速，一阵激烈的战斗后，伪军们死的死、伤的伤、自相残杀，争着渡河南逃，被淹死的也不在少数。为了转移日寇的视线，部队收拾好战场后，连夜开到邳城西部的沟上。

部队到达沟上时，正是大年除夕之夜。群众对支队不了解，不愿开门，官兵们非常齐心，夜寒衣单，没有一个叫苦的。大家唱抗日歌曲，喊抗日口号，冻极了就跑跑跳跳。在欢乐而昂扬的气氛中，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迎来了四〇年的春节。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支队夜间的行动，群众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天刚亮，群众就从四方八面蜂涌而来，象拉亲人的似的把战士拉进各自的家中。军民一起，痛痛快快吃了饺子，过了大年初一。

钟辉同志的介绍，引起了当年亲历其事的一些干部的发言。大家谈笑风生，室内空气顿时活跃起来。忆往昔，看今朝，盼将来，大家深感恢复八路老传统的重要性，迫切性。

第三，支队能取得胜利，是与人民群众支持分不开的。钟辉同志感触很深。他谈了很多军民一家的实例。遇有攻情，群众先来报告，并自愿当向导。第一次打邳城时，沿街群众，鞭炮齐鸣，杀猪宰羊，慰劳支队，场面非常热烈。钟辉同志还生动地介绍了他爬城的经过。

部队从四面发起攻击后，钟辉同志跃马横枪来到邳城北门。他正观察地形，正好，云梯放在他的面前，他捷足登上城墙时，迎面来了十几个伪兵，他手起枪落，接连点倒了几

个，剩下的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就这样，打开了邳城北门，部队抢先进了城。

谈到这里，钟辉同志风趣地说，我第一个爬城，事后还受到上级的批评，要是司令员都第一个爬城，那由谁来指挥部队呢？

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钟辉同志很坦率地谈起了当年工作中的不足。他认为，开辟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抗日，对一些民愤大、作恶多而屡教不改的伪、顽分子狠一些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形势的瞬息变化，个别不该杀的杀了，这应是一个教训。钟辉同志勇于承担责任的作风，正体现了一位饱经沙场的老将唯闻斧谷之风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不断进取精神，对党、对党的政策、对人民群众的利益，饱含着无限的感情。

几天之后，粟老派车来接我们到钟司令家中作客。别人我不知道，就我自己来说，是既高兴又拘谨的。将军家内的布置，朴素而又大方。他把家中的人向我们作了介绍。他的夫人大概是四川人，热情好客。席间，她不时往我们面前夹菜。钟辉同志请我们喝“四特酒”，说是江西的名酒，味道好，周总理给取的酒名。开瓶满屋香，酒味浓而不烈，菜一道又一道，非常丰盛。钟辉同志谈笑自如，我也感到轻松愉快。他边吃边讲鸡首牛后的故事，引得大家发笑，并一再表示，要到苏北一带看看，看看一些当年同吃同住的群众。

饭后钟辉同志同我们合影留念。

八二年阳历三月，钟辉同志专程到了邳县，旧地重游，心潮起伏。他专访了当年反队活动的一些地方，喝了高粱汤，